



10713

東坡集卷之十六

墓誌銘

寶月大師塔銘

眉山蘇軾東坡氏著

東

寶月大師性簡字宗古姓蘇氏眉之眉山人於余爲無服兄九歲
事成都中和勝相院慧悟大師十九得度二十九賜紫三十六賜
號其同門友文雅大師惟慶爲成都僧統所治萬餘人鞭笞不用
中外肅伏慶博學通古今善爲詩至於持律總衆酬酢事物則師
密相之也凡三十餘年人莫知其出於師者師清亮敏達綜練萬
事端身以律物勞已以裕人人皆高其才服其心凡所欲爲趨成

東坡集卷十六

墓誌

一

之更新其精舍之在成都與鄉者凡一百七十三間經藏一盧舍
那阿彌陀彌勒大悲像四博橋二十七皆談笑而成其堅緻可支
一世師於佛事雖若有爲譬之農夫畦而種之待其自成不數數
然也故余嘗以爲修三摩鉢提者蜀守與使者皆一時名公卿人
人與師善然師常罕見寡言務自却遠蓋不可得而親踈者喜施
藥所活不可勝數少時瘡黑如梵僧既老而皙若復少者或曰是
有陰德發於面壽未可涯也紹聖二年六月九日始得微疾卽以
書告於往來者勸其子孫皆佛法大事無一語私其身至二十一
日集其徒問曰蚤莫及辰曰吾行矣遂化年八十四是月二十六

日歸骨于城東智福院之壽塔弟子三人海慧大師士瑜先亡次
士隆次紹賢爲成都副僧統孫十三人悟遷悟清悟文悟眞悟緣
悟深悟微悟開悟通悟誠悟益悟權悟緘曾孫三人法舟法榮法
原以家法嚴故多有聞者師少與蜀人張隱君少愚善者先君官
師亦深知之曰此子才用不減澄觀若事當有立於世爲僧亦無
出其右者已而果然余謫居惠州舟實來請銘銘曰

大師寶月古字簡名出趙郡蘇東坡之兄自少潔齊老而彌剛領
袖萬僧名聞四方壽八十四臘六十五塋然摩尼歸眞于土錦城
之東松栢森森子孫如林蔽芾其陰



故龍圖閣學士滕公墓誌銘

代張文定公作

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初臨海內厲精爲治旁求天下以出異人得英偉大度之士滕公元發始見之于英祖而未及用書其姓名藏于禁中帝以是知之既見公姿度雄爽問天下所以治亂不思而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亂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公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不治帝太息曰天下名言也遂以右正言知制誥諫院開封府拜御史中丞翰林學士且大用矣而公性疎達不疑在帝前論事如家

東坡集卷十六

墓誌

三

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帝知其誠盡事無鉅細人無親疎輒以問公或中夜降手詔使者秀午公隨事解答不自嫌外而執政方立新法天下洶洶恐公有言而帝信之故相與造事謗公帝雖不疑然亦出公于外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鄆州移定與青留守南都徙齊鄧二州用公之意蓋未衰也而公之妻黨有犯法至大不道者小人因是出力擠公必欲殺之帝知其無罪落職知池州徙蔡未行改安州旣罷入朝未對而左右不悅者又中以飛語復貶筠州士大夫爲公危懼或以爲且有後命公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乃上書自明帝覽之釋然卽以爲湖州方

且復用而帝升遐公讀遺詔僵仆頓絕久之乃蘇曰已矣吾無所自盡矣今上卽位徙公爲蘇揚二州除公龍圖閣直學士復以爲鄆州徙真定河東治邊凜然威行西北號稱名將而宦官爲走馬者誣公病不任職詔徙許州御史論公守邊奇偉之狀且言其不病詔復留河東而公已老蓋年七十有一矣卽力求淮南上不得已乃以龍圖閣學士知揚州未至而薨蓋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也方平歷事三宗逮與天聖景祐間賢公卿游公雖爲晚進而開擠之資邁往之氣益有前人風度以先帝神武英斷知公如此而終不大用每進小人輒讒之公嘗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謫

東坡集卷十六

墓誌

四

書滿篋卽墨何罪毀言曰聞天下聞而悲之嗚呼命也夫公諱甫字元發其後避高魯王諱以字爲名而字達道東陽人也勝氏出周文公之子錯封於滕所謂滕叔繡者十一代祖令琮爲唐國子司業令琮生太常博士冀冀生贈戶部侍郎伉伉生贈禮部侍郎蓋蓋生戶部侍郎贈右僕射珣珣生太中大夫睦州刺史邁邁生越州觀察推官綽綽生祠部郎中文規文規生公之曾祖諱仁俊爲温州永嘉令祖諱鑒不仕皇考諱高贈中大夫曾祖母祖母皆范氏繼祖母陳氏皇妣王氏追封太原郡君生公之夕夢虎行月中而墮其室九歲能賦敏捷過人范希文皇考舅也見公而奇之

教以爲文希文爲蘇州而安定胡先生環居于蘇公往從之門人以千數第其文公常爲首嘗舉進士試于庭宋子京奇其文擢爲第三人而以聲韻不中法罷之其後八年復中第第三投大理評事通判湖州時孫元規守錢塘一見公曰名臣也後當爲賢將授以治劇守邊之要召試學士院充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除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判戶部勾院公在館閣未嘗就第見執政故宰相不悅不遷者十年既遇知神宗爲諫官知無不言然御史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班爲跋扈上以問公公曰宰相固有罪然以爲跋扈則臣爲欺天陷人矣爲開封府三獄

皆滿公視事之目理出數百人決遣殆盡京師翕然稱之爲御史中丞中書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束郭達修堡樞密院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矣公言戰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今中書欲戰密院欲守何以合天下願救大臣凡戰守除帥議同而後下上善之諫官楊繪言宰相不當以其子判古院上曰繪不習朝廷事鼓院傳達而已何與於事公曰人有訴宰相者使其子傳達之可乎且天下見宰相子在是豈敢復訴事上悟爲罷之裨諤擅築綏州且與薛向發諸路兵環慶保安皆出剽掠西人復誘殺將官楊定公上疏極言亮祚已納款不當失

信邊隙一開兵連民疲必爲內憂京師郡國地震公三上疏指陳
致災之由大臣不悅出公知秦州上面謂曰秦州非朕意也留不
遣詔館伴契丹使前此館伴非其人使者議神塔子事往復紛然
是歲契丹遣蕭林牙揚興公來聘朝廷憂之公見興公開懷與語
問其家世父祖事委曲詳盡興公驚且喜不復論去歲事將去與
公馬上泣別林牙謂興公曰君與滕公善豈將留此乎上聞之大
喜因公奏事殿中歎曰朕欲擢卿執政卿逾月不對而大臣力薦
用唐介矣公曰臣恨未有死所報陛下知遇豈愛官職者唐淑問
孫覺言公短上不信悉以其言示公所以慰勞公者甚厚公頓首

東坡集卷十六

墓誌

六

曰陛下無所疑臣無所愧是矣河朔地大震涌沙出水壞城池廬
舍命公爲安撫使官吏皆僝寢居民恐懼棄家而羨舍公獨臥屋
下曰民恃吾以生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民始歸安其室乃命
塋死者食饑者除田稅察隋吏修堤防繕甲兵督盜賊河朔遂安
使還大臣將除公并州上復留公開封府民有王頴者爲鄰婦隱
其金闕數尹不能辨頴憤悶至病偃杖而訴於公公呼鄰婦一問
得其情取金還頴奮身仰謝失偃所在投杖而出一府大駭除
翰林學士夏國王秉常被篡公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矣當時
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爲患今秉常失位諸將

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也上竒其策然不果用欲以公爲三司使力辭已而除公瀛洲安撫使公入頓首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能事黨人願陛下少回昔日之眷無使臣爲黨人所快則天下皆知事君爲得而事黨人爲無益矣上爲改容公以皇考諱辭高陽關乃除鄆州治盜有方不獨用威猛時有所縱捨盜爲并息移定州許入覲力言新法之害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今爲郡守親見其害民者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定州以上已寔郊外有報契丹入寇邊民來逃者將吏大駭請起治兵公笑曰非

爾所知也益置酒作樂遣人諭逃者曰吾在此虜不敢動使各歸業明日問之果妄諸將以是服公韓忠彥使契丹楊興公迎勞問公所在且曰滕公可謂開口見心矣忠彥歸奏上喜進公禮部侍郎使再任詔曰寬嚴有體邊人安焉公因作堂以安邊名之公去國既久而心在王室著書五篇一曰尊王勢二曰本聖心三曰核人品四曰破朋黨五曰贊治道上之其畧曰陛下聖神文武自足以幹運六合譬之青天白日不必點綴自然清明識者趨其言天下大旱詔求直言公上疏曰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詔應熙寧二年以來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罷則民氣和而天

意解矣富彥國之守青州也嘗置教閱馬步軍九指揮彥國既去軍稍缺不補公至青復完之至溢額數千其後朝廷屢發諸路兵或喪失不還惟青州兵至今爲盛其謫守池安皆以靜治聞飲酒賦詩未嘗有遷謫意侍郎韓丕旅殯于安五十年矣學士鄭獬安人也既沒十年貧不克塋公皆塋之著作佐郎木炎居喪以毀卒公既助其塋又爲買田贖之敕使謝諱市物于安因緣爲姦民被其毒公密疏姦狀上爲罷黜諱自安定先生之亡公常割俸以贖其子及爲湖州祭其墓哭之慟東南之士歸心焉自揚徙鄆歲方饑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爲備鄆有劇賊數人公悉知其所舍遣吏

東坡集卷十六

墓誌

八

掩捕皆獲吏民不知所出郡學生食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公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爲學田遂絕其訟學者作新田詩以美之時淮南京東皆大饑公獨有所乞米爲備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并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爲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爲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竈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婦女汲老者休民至如歸上遣工部郎中王古按視之廬舍道巷引繩綦布肅然如營陣古大驚圖上其事有詔褒美蓋活五萬人云徃真定乞以便宜除盜許之然訖公之去無一人死法外者

秋大熟積饑之民方賴以生而有司爭糴穀貴公奏邊廩有餘請
罷糴二年從之徙以太原府河東兵勞民貧而土豪將吏皆利於
有警故喜作邊事民不堪命公始至蕃族來賀令曰謹斥候無開
邊隙有寇而失備與無寇而生事者皆斬自軍司馬沿邊安撫以
下皆勒以軍法西人獵境上河外請益兵公曰寇來則死之吾不
出一兵也河東十二將其四以備北其八以備西八將更休爲上
下蕃是歲八月邊郡稱有警請八將皆上謂之防秋公曰賊若并
兵犯我雖八將不敵也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卒遣更休而將吏懼
甚扣閤爭之公指其頸曰吾已捨此矣頸可斷兵不可出卒無寇

東坡集卷十六

墓誌

九

省芻粟十五萬河東之所患者鹽與和糴也公稍更其法明著稅
額而通鹽商配率糧草視物力高下而不以占田多少爲差民以
爲便陽曲縣舊治城西汾決徙城中縣廢爲荒田公奏還之使縣
治堤防如黃河民復成市諸將駐列城者長吏或不欲招誣以事
有至死者公奏立法將有罪徙他郡訊驗諸將聞之喜曰公保吾
生當報以死西夏請復故地詔賜以四寨而葭蘆隸河東公曰取
城易棄城難昔棄囉凡西人襲我不備喪金帛不貲且爲夷狄笑
乃命部將訾虎蕭士元以兵護遷號令嚴整寇不能近無一瓦之
失將賜寨公請先畫界而後棄不從西人已得地則請凡畫界以

綏德城爲法從之公曰若法綏德以二十里爲界則吳堡去葭蘆
百二十里爲失百里矣兵家以進退尺寸爲強弱今一舉而失百
里不可力爭之已而謀者得西人之謀曰吾將出勁兵於義吳二
寨之間劫漢使不得出兵則二寨亦棄矣公遂復前議章九上至
數萬言議者謂近世名將無及公者公爲文與詩英發妙麗每出
一篇學者爭誦之篤於行義事父母撫諸弟以孝友聞臨大事決
大議毅然不計生死至於已私則小心莊栗惟恐有過其事上及
與人交馭將吏待妻子奴婢一以至誠仕自大理評事至右光祿
大夫職至龍圖閣學士勳至上柱國爵至南陽郡開國侯食邑至
一千六百戶實封至八百戶贈銀青光祿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娶
李氏唐御史大夫栖筠之後晉卿之女累封建安郡君先公卒贈
永寧郡君子三人祐祁皆承奉郎祿尙幼女五人長適朝請郎知
楚州何洵直次適宣德郎祕書省正字王炳早卒次適宣德郎太
學博士王渙之次復適王炳季適方平之子朝散郎南京通判恕
孫男六人將以元祐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癸酉塋于蘇州長洲縣
彭華鄉陽山之栗塢銘曰

東坡集卷十六

墓誌

十

天之降材千夫一人人之逢時千載一君生之既難得之豈易而
彼讒人曾不少置昔在帝堯甚畏巧言讒說震驚雖堯亦然偉哉

滕公廊廟之具帝欲用公將起輒仆賴帝之明雖仆復興小試于
邊戎狄是膺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老成云云吾誰與處若古有訓
無競維人公之治邊折衝精神猛虎在山藜藿茂遂及其既亡樵
牧所易公官三品以壽考終我銘之悲夫豈爲公

東坡集卷十六 墓誌

延以公官三品以壽考終我銘之悲夫豈爲公

壽考終我銘之悲夫豈爲公

壽考終我銘之悲夫豈爲公

壽考終我銘之悲夫豈爲公

王子立墓誌銘

子立諱適趙郡臨城人也始予爲徐州子立爲州學生知其賢而有文喜怒不見得喪若一日是有類子由者故以其子妻之與其弟適子敏皆從余於吳興學道日進東南之士稱之余得罪於吳興親戚故人皆驚散獨兩王子不去送余出郊曰死生禍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余家致之南都而子立又從子由謫於南安績溪同其有無賦詩絃歌講道著書於席門茅屋之下者五年未嘗有愠色余與子由有六男子皆以童子從子立遊學文有師法人人自重不敢嬉宕子立實使然元祐四年冬自京師將適濟南未

東坡集卷十一

墓誌

十一

至卒于奉高之傳舍蓋十月二十五日也享年三十五曾祖諱璘贈中書令妣田氏楚國夫人祖醜工部侍郎知樞密院贈太尉諡忠穆妣宋氏仁壽郡夫人考諱正路比部郎中知濮州贈光祿大夫妣李氏壽安縣君一女初伏有遺腹子裔文集十五卷其學長於禮服子由謂其文朱絃疏越一唱而三歎者也七年十一月五日其兄適子開塋于臨城龍門鄉兩口村先塋之側銘曰

知性以爲存不壽非其怨也知義以爲榮不貴非其羨也而未能忘於文則猶有意於傳也嗚呼百世之後其姓名與我皆隱顯也

李太師墓誌

李氏之先世有德人使皆好學忠信而文則其成材五季得之嘯
嘯兵間亦何所爲世養于蒙以待承平允交太師發跡于經人知
誦之公蹈用之其言皆經其行中之仁致麟鳳自不覆巢使公逢
時鳳鳴其郊公爲獄官遇囚如子視囚出入如已生死以德報怨
世有或然任其不叛仁人所難是心惟微實聞于帝無疆之休以
來本世篤生三子其幼益隆如詎仲舒烏陽是逢始塋于魏物不
稱德河流墓改祿以冕服公之令聞追配太邱子孫公卿有進無
羞安安之原太行之麓有或兆之匪筮匪卜

東坡集卷十六

墓誌

十三

先亥墓誌

崔鬼高邱其下爲誰惟魏烈士朱亥是依時惟布衣不震不驚晉
鄙在師孔嚴不孤進承其願視如豚豕昔共在屠誰養其威鼓刀
市人誰者畏之世之勇夫殺人如蒿及其所難或失其刀惟是貧
賤無以自豪是謂真勇士之苟衣其亦在養有或不養臨事而
惟是屠者其養可取

東坡集卷十六

墓誌

十四

劉夫人墓誌銘 代韓持國作

夫人姓劉氏開封人曾大父處士諱巖大父大理寺丞諱惟吉考贈右金吾衛將軍諱達夫人年十七歸于武功蘇才翁翁諱舜元參知政事諱易簡之孫贈工部侍郎諱耆之子也少與弟子美聖闕皆有盛名蘇氏既大家而姑王夫人太尉文正公之息女也嚴重有識素賢其子自為擇婦甚難之久乃得夫人夫人事其姑能委曲順其意嘗侍疾不解衣累月凡姑所欲不求而獲所不欲無一至前者既愈謂家人曰微是婦吾不起矣命諸女拜之而弗荅也子美聖闕皆早世夫人待二姒撫諸孤恩禮甚厚子美正獻杜

東坡集卷十六

墓誌

五

公婿也杜公聞而賢之曰可以為女師夫人既老二子洵澥更守壽春已而洵守襄陽澥復按本道刑獄夫人皆就養焉及洵徙平陽道京師子注為尙書郎拜覲門外士大夫榮之洵待夫人至管城以疾不起注逆以歸京師夫人悼洵不已後洵四十五日元豐八年十月五日以疾卒於私第享年八十一夫人孝友慈儉薄於奉身而厚於施人嚴於教子而寬於御下姻族中有悍妬者見之輒慙而化性不蓄財浣衣菲食以終其身洵自蜀還以重錦二十兩以獻夫人夫人喜曰可以適吾意之所欲與者命刀尺以親疎

散之一口而盡好誦佛書受五戒預為送終具甚備至疾革怡然

不亂始封隆德縣君後爲彭城縣太君改仁壽縣太君才翁旣顯於世矣而位不充其志仕至尙書郎贈光祿大夫而子男七人皆以才顯洎朝奉大夫知潞州解朝請郎京西提點刑獄注朝散郎尙書司勳郎中洞右贊善大夫將作監丞洪洎汶皆舉進士女二人長適進士虞大蒙次適承議郎郭逢原孫男十三人之類無爲軍判官之閔早卒之冉汝州梁縣尉之孟之偃之友之恂之楊之邵之楊之南之烈之黠孫女十三人曾孫男七人開憲潔商若赤仕曾孫女五人解將以元豐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夫人於潤州丹徒縣五老山下才翁之塋使求乞銘才翁於余爲從母子而

東坡集卷十六

墓誌

六

余娶於蘇氏故知夫人爲詳銘曰

孝友慈儉行爲女師篤於教也輕財樂施屬纊不亂幾於道也壽考康寧子孫多賢不虛報也我銘孔約無有愧辭以信告也

三妻王氏墓誌銘

治平二年五月丁亥趙郡蘇軾之妻王氏卒于京師六月甲午殯于京城之西其明年六月壬午塋於眉之東北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軾銘其墓曰君諱弗眉之青神人鄉貢進士方之女生十有六年而歸于軾有子邁君之未嫁事父母既嫁事吾先君先夫人皆以謹肅聞其始未嘗自言其知書也見軾讀書則終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後軾有所忘君輒能記之問其他書則皆畧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靜也從軾官于鳳翔軾有所爲於外君未嘗不問知其詳曰子去親遠不可以不慎日以先君之所以戒軾者相語也軾與客言於外君立屏間聽之退必反覆其言曰某人也言輒持兩端惟子意之所嚮子何用與是人言有來求與軾親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與人銳其去人心速已而果然將死之歲其言多可聽類有識者其死也蓋年二十有七而已始死先君命軾曰婦從汝于艱難不可忘也他日汝必塋諸其姑之側未基年而先君沒軾謹以遺令塋之銘曰君得從先夫人于九原余不能嗚呼哀哉余永無所依怙君雖沒其有與爲婦何傷乎嗚呼哀哉

乳母任氏墓誌銘

趙郡蘇軾子甲之乳母任氏名採蓮眉之眉山人父遂母李氏事
先夫人三十有五年工巧勤儉至老不衰乳亡姊八娘與軾養視
軾之子邁迨過皆有恩勞從軾官于杭密徐湖謫于黃元豐三年
八月壬寅卒于黃之臨臯亭享年七十有二十月壬午葬于黃之
東臯黃岡縣之北銘

生有以養之不必其子也死有以葬之不必其里也我祭其從與
享之其魂氣無不之也

東坡集卷十六

墓誌

六

保母楊氏墓誌銘

先夫人之妾楊氏名金蟬眉山人年三十始隸蘇氏頽然順善也
弟轍子由之保母年六十八熙寧十年六月己丑卒於徐州屬纊
不亂子由官於宋載其柩殯於開元寺後八年軾自黃遷汝過宋
葬之於宋東南三里廣壽院之西實元豐八年二月壬午也銘曰
百世之後陵谷易位知其爲蘇子之保母尙勿毀也

東坡集卷十六 墓誌

九

朝雲墓誌銘

東坡先生侍妾曰朝雲字子霞姓王氏錢塘人敏而好義事先生
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紹聖三年七月壬辰卒于惠州年三十四
八月庚申葬之豐湖之上栖禪山寺之東南生子遯未朞而天蓋
常從此邱尼義冲學佛法亦粗識大意且死誦金剛經四句偈以
絕銘曰

浮屠是瞻伽藍是依如汝宿心惟佛之歸

東坡集卷之十七

行狀

眉山蘇軾東坡氏著

司馬溫公行狀

曾祖政贈太子太保曾祖母薛氏贈溫國太夫人祖炫試秘書省校書郎知耀州富平縣事贈太子太傅祖母皇甫氏贈溫國太夫人父池尙書吏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贈太師追封溫國公母聶氏贈溫國太夫人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堇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自高祖曾祖皆以五代衰亂不仕富平府君始舉進士沒於縣

東坡集卷十七

行狀

一

令皆以氣節聞於鄉里而天章公以文學行義事真宗仁宗爲轉運使御史知雜事三司副使歷知鳳翔河中同杭號晉六州以清直仁厚聞於天下號稱一時名臣公自兒童凜然如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爲家人講卽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年十五書無所不通文辭醇深有西漢風天章公當任子次及公公推與二從兄然後受補郊社齋郎再奏將作監王簿年二十舉進士甲科改奉禮郎以天章公在杭辭所遷官求簽書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之未上丁太夫人憂未除丁天章公憂執喪累年毀瘠如

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爲國子直講遷本寺丞

故相龐籍名知人始與天章公遊見公而竒之及是爲樞密使薦
公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大常禮院中官麥允言死詔以允言有軍
功特給鹵簿公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纓以朝且猶不可允言
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爲
繁纓不亦大乎故相夏竦卒詔賜諡文正公言諡之美者極於文
正竦何人可以當此書再上改諡文莊遷殿中丞除史館檢討修
日歷改集賢校理龐籍爲鄆州徙并州皆辟公通判州事公感籍
知己爲盡力時趙元昊始臣河東貧甚官苦貴糴而民疲於遠輸
麟州窟野河西多良田皆故漢地公私雜耕天聖中始禁田河西

東坡集卷十七

行狀

者虜乃得稍蠶食其地俯窺麟州爲河東憂籍請公按視公爲畫
五策宜因州中舊兵益禁兵三千廂兵五百築二堡河西可使堡
外三十里虜不敢田則州西六十里無虜矣募民有能耕麟州閑
田者復其稅役十五年能耕窟野河西者長復之耕者必衆官雖
無所得而羅自賤可以漸紓河東之民籍移麟州如公言而兵官
郭恩勇且狂夜開城門引千餘人渡河載酒食不爲戰備公守闕
遇敵死之議者歸罪於籍罷節度使知青州

三上書乞獨坐其事不報籍初不以此望公而公深以自咎籍既
沒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兩賢之改太常博士祠

部員外郎直秘閣判吏部南曹遷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交趾貢

異獸謂之麟公言真偽不可知使其異非自然而至不足爲瑞若
僞爲遠夷笑願厚賜其使而還其獸丙奏賦以諷遷度支員外郎
判句院擢修起居注五辭而後受判禮部有司奏六月朔日當食
公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爲日食四方見京師
不見天意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爲災當
益甚皆不當賀詔從之後遂以爲常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蘇轍
舉直言策入第四等而考官以爲不當收公言轍於同科四人中
言最切直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時宰相亦以爲當黜仁宗
不許曰求直言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朕何公遂與諫官王陶同上

東坡集卷十七

行狀

三

疏願爲宗廟社稷自重郤罷燕飲之養神氣後宮嬪御進見有度
左右小臣賜予有節厚味腊毒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上嘉納
之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諫
官范鎮首發其議公時爲并州通判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太宗無
子則小宗爲之後者爲之子也願陛下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
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衛尹京邑亦足以係天下之
望疏三上其一留中其二付中書公又與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
言一出豈可復反願公以死爭之於是鎮言之益力及公爲諫官
復上疏且面言臣昔爲并州通判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而力行

之時仁宗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聞公言沈思久之曰
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公曰臣
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公
以所言付中書公曰不可願陛下自以意喻宰相是日公復言江
淮鹽事詣中書白之宰相韓琦問公今日復何所言公默計此大
事不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廣上意者謂曰所言宗廟社稷大計也
琦喻意不復言後十餘日有旨令公與御史裏行陳洙同詳定行
戶利害洙與公屏語曰日者大饗明王韓公攝太尉洙爲監祭公
從容謂洙聞君與司馬君實善君實必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

東坡集卷十七

行狀

四

送中書欲發此議無自發之行戶利非所以煩公也欲洙見公
達此意耳時嘉祐六年閏八月也至九月公復上疏面言臣向者
進說陛下欣然無難意謂卽行矣今秋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
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億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
倉猝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
之意至有攝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上大感悟
曰送中書公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
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言琦等皆唯唯曰敢不盡力後
月餘詔英宗判宗正寺固辭不就明年遂立爲皇太子稱疾不

入公復上疏言凡人爭絲毫之利至相爭奪今皇子辭不費之富至三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陛下之聖能爲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而禮使者受命不受辭皇子不當辭避使者不當徒反凡召皇子內臣皆乞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充國公主下嫁李瑋以驕恣聞公上疏言太宗時姚坦爲堯王翊善有過必諫左右教王詐疾踰月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居狀母曰王無疾以姚坦故鬱鬱成疾耳太宗怒曰王年少不知爲此汝輩教之杖乳母數十召坦慰勉之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子眞宗之妹陛下之姑

東坡集卷十七 行狀

五

而謙恭率禮天下稱其賢願陛下教子以太宗爲法公主事夫以獻穆爲法已而公主不安於李氏詔瑋出知衛州公主入居禁中而瑋母楊歸其兄璋故遣其家人公言陛下追念章懿皇后故使瑋尙王令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陛下獨無雨露之感悽惻之心乎瑋旣責降公主亦不得無罪上感悟詔公主降封沂國待李氏恩禮不衰判檢院權判國子監除知制誥力辭至八九改授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賜三品服仍知諫院上疏言經畧安撫使以使宜從事出於兵興權制非永世法及將相大臣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凌忽轉運使使不得舉職朝廷務省事專行姑息之政至於胥

吏謹謹而逐御史中丞輦官悖慢而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
姦澤加於舊軍人詈三司使而法官以爲非犯階級於用法疑其
餘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爲之變法推恩者多矣皆陵遲之漸不
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
定諡行冊禮葬給鹵簿公言董氏秩本微病革之日方拜充媛古
者婦人無諡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
惟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
合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合典不足法時有司新定後宮封贈法
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公言別嫌明微妃不當與后同袁盎引却慎

東坡集卷十七

行狀

六

夫人坐正爲此耳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況妃乎知嘉祐八
年貢舉仁宗崩英宗以哀毀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公首上
疏言章獻明肅太后保佑先帝進賢退姦有大功於趙氏特以親
用外戚小人故負謗天下今太后初攝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清
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鄙猥如馬
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疎遠之則天下服又上疏英宗言漢宣
帝爲昭帝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布衣得天下自以
爲後元帝亦不追尊鉅鹿都尉南頓君惟哀安桓靈皆自劾親入
繼大統追尊其祖父天下非之願以爲戒時公所得仁宗遺賜珠

金直百餘萬率回列三上章言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則宜許侍從以上進金錢佐山陵費不許公乃以所得珠爲諫院公使錢金以遺其舅氏義不藏於家英宗疾既平皇太后還政公上疏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時有列立法皇太后有所取用有司奏覆得御寶乃供公極論以爲不可當直下合同司移所屬立供如上所取已乃具數奏太后以防矯僞曹佾除使相兩府皆遷公言佾無功而得使相陛下以慰母心耳今兩府皆遷無名若以還政爲功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都知任守忠等

東坡集卷十七

行狀

七

皆遷公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爲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革面交構兩宮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詔以守忠爲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天下快之時有詔陝西刺民兵號義勇公上疏極論其害云康定慶曆間鎗陝西民爲鄉弓手已而刺爲保捷指揮民被其毒兵終不可用遇敵先北正兵隨之每致崩潰縣官知其坐食無用次遣歸農而惰游之人不能復反商畝疆者爲盜弱者轉死父老至今流涕也今義勇何以異此章六上不從乞罷諫官不許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公言廣淵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爲太子召上左

右飲衛縮獨稱疾不行及卽位待縮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爲
三司吏掌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應之及卽位薄其爲
人不用今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願黜之以
厲天下執政建言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詔太常禮院與
兩制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公獨奮筆立議曰爲之後
者爲之子不敢復顧其私親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
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議成珪卽敕吏
以公手藁爲案至今存焉時中外誦謫御史呂詢傳堯俞范純仁
呂大防趙鼎趙瞻等皆爭之相繼降黜公上疏乞留之不可則乞

東坡集卷十七

行狀

八

與之皆貶初西戎遣使致祭而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倣其使者侮
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公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西戎犯邊殺
畧吏士趙滋爲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公亦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
民有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者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材
選將代之公言國家當戎狄附順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驁
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宜比狄之際起於趙滋朝
廷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爲能今若選將代中祐則來者
必以滋爲法而以中祐爲戒漸不可長宜敕邊吏疆場細故徐以

文檄往反若輕以矢刃相加者坐之京師大水公上疏論三事皆

盡言無所隱諱除龍圖閣直學士判流內銓改右諫議大夫知治
平四年貢舉神宗卽位首擢公爲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上面諭
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
文學何辭爲公曰臣不能爲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
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
出上遣內臣至閤門強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入謝曰上坐以待
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遂爲御史中丞初中
丞王陶論宰相不押常朝班爲不臣宰相不從陶爭之力遂罷公
旣繼之言宰相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存羊則不可已

東坡集卷十七

行狀

九

自傾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願候宰
相押班然後就職上曰可陶旣出知陳州謝章詆宰相不已執政
議再貶陶公言陶誠可罪然陛下欲廣言路屈已受陶而宰相獨
不能容乎乃已公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
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爲諫官卽以此六
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
公在英宗時與呂誨同論祖宗之制尙當御藥院常用供奉官以
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居此位者皆暗理官資食其廩給非祖
宗本意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爲內侍省押班今除張茂則止四

十八不可至是又言之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上爲
盡罷寄資內臣居簡亦補外未幾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公復
爭之又言近者王中正往陝西知涇州劉渙等諂事中正而鄭延
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已而渙等進擢舜臣降黜權歸中正謗歸
陛下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上手詔問公所從知公曰臣得之賔
客非一人言事之有無惟陛下知之若無臣不敢避妄言之罪萬
一有之不可不察詔用宮邸直省官郭昭選等四人爲閣門祗候
公言國初草創天步尙艱故卽位之始必以左右舊人爲腹心耳
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閣門祗候在文臣爲館職豈可使廝役

東坡集卷十七

行狀

十

爲之英宗山陵公爲儀仗使賜金五十兩銀合三百兩三上章辭
從之邊吏上言西戎部將鬼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
邊臣招納其衆公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
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
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
山餘衆尙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
其命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
州費六十萬萬西方用兵蓋自是始矣兼翰林侍讀學士登州有
不成婚婦謀殺其夫傷而不死者吏疑問卽承知州事許遵讞之

有司當婦絞而詔貸之遵上議準律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
因之罪婦當減三等不當絞詔公與王安石議之安石是遵議公
言殺猶故殺也皆一事不可分爲二若謀爲所因與殺爲二則
故與殺亦可爲二邪自宰相文彥博以下皆附公議然卒用安石
言至今天下非之權知審官院百官上尊號公當答詔上疏言先
帝親郊不受尊號天下莫不稱頌末年有建言者國家與契丹有
往來書信彼有尊號而我獨無以爲深耻於是羣臣復以非時上
尊號昔漢文帝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
聞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名上

東坡集卷十七

行狀

十一

大悅手詔荅公非卿朕不聞此言善爲荅詞使中外曉然知朕至
誠非欺衆邀名者遂終身不復受尊號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
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賜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公言兩府所賜以
匹兩計止二萬未足以救災宜自文臣兩省武臣宗室刺史以上
皆減半公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對公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
可聽兩府乞賜安石曰常袞辭賜饌詩議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
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公曰袞辭祿猶賢於
持祿固位者國用不足眞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
得善理財者故也公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以盡民財民窮

爲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耳至其末年盜賊蠡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爭議不已王桂進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司馬光言是也然所費無幾恐傷國體王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擇上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荅之會安石當制遂引常衮事責兩府兩府亦不復辭兼史館修撰上問公可爲諫官者公薦呂誨誨以天章閣

東坡集卷十七

行狀

十一

待制知諫院詔公與張茂則同相視二股河及生堤利害公用都水監丞宋昌言策乞於二股之西置上約約水東流若東流日深北流自淺薪芻漸備乃塞其北放出御河盧河下流以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時議者多不同公於上前反覆論難甚苦卒從之後皆如公言賜詔獎論王安石始爲政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爲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公上疏逆陳其利害曰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者天下傳誦以公爲真宰相雖田父野老皆號公司馬相公而婦人孺子知其爲君實也邇英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公曰參

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公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而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法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臣爲條例司

東坡集卷十七

行狀

十三

官耳上問公惠卿言何如公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爲變若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爲時變月變耶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王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詆公曰光爲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

公作而荅曰是臣之罪也上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講畢賜坐
戶外將出上命徙坐戶內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
誦誦何也王珪曰臣疎賤在闕門之外朝廷之事不能盡知借使
聞之道路又不知其虛實也上曰聞則言之公曰青苗出息平民
爲之尙能以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況縣官法令之威乎惠卿曰
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公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
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
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斛十餘錢
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

東坡集卷十七

行狀

古

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
以爲病公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有
司尙能以病民況立法許之乎上曰坐蒼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
不便上已罷之幸甚上曰未罷也公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
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
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公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
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
曰光言至論也公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
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陛下職也上曰然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

顧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公趨出上曰卿得無以惠卿之言不樂乎
公曰不敢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
去會拜公樞密副使公上章力辭至六七日上誠能罷制置條例
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
終不敢受命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
詞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
苗法卒不罷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三在反開喻苦至猶
幸安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公當
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

東坡集卷十七 行狀

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寬容輒指言之曰
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
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爲也由是
天下服公先知公求補外上猶欲用公公不可以端明殿學士出
知永興軍朝辭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宣撫使下令分議勇
四番欲以更戍邊選諸軍驍勇募閩里惡少爲奇兵調民爲乾糧
麩飯雖內郡不被邊皆修城池樓櫓如邊郡且遣兵就糧長安河
中邠三輔雖然公上疏極言方凶歲公私困弊不可舉事而永興
一路城池樓櫓皆不急乾糧麩飯昔嘗苦後無用腐棄之宜撫司

令臣皆未敢從若乏軍興臣坐之於是一路獨得免頌之詔移知
許州不赴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是絕口不論事以配
明堂恩加上柱國至熙寧七年上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公讀詔
泣下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
甲六水利此尤病民者宜先罷又以書責宰相吳充天子仁聖如
此而公不言何也元豐五年公忽得語泄疾自疑當中風乃豫作
遺表大畧如六事加詳盡感慨親書緘封置臥內且死當以授所
善范純仁范祖禹使上之凡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
提舉崇福宮官制行改太中大夫加資政殿學士神宗崩公赴闕
臨衛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柘公也民遽道呼曰公無
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公懼會放辭謝遂徑
歸洛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使勞公問所當先者公言近歲
士大夫以言爲諱閭閻愁苦於下而上不知明主憂懃於上而下
無所訴此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歸怨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從
之下詔榜朝堂而當時有不欲者於詔語中設六事以禁切言者
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
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
若此者必罰無赦太皇太后封詔草以問公公曰此非求諫乃拒

明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時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員外郎王諤皆應詔言事有欲借此二人以懲天下言者皆以非職而言贖銅三十斤公具論其情且請改賜詔書行之天下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公方草具所當行者而太皇太后已有旨散遣修京城役夫罷減皇城內覘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十餘人戒敕中外無敢苛刻暴斂廢導洛司物貨場及民所養戶馬寬保馬限皆從中出大臣不與公上疏謝當今急務陛下畧已行之矣小臣稽慢罪當萬死詔除公知陳州且過闕入見使者勞問相望於道至則拜門下侍郎公力辭不許數賜

東坡集卷十七

行狀

十七

手詔先帝新棄天下天子冲幼此何時而君辭位耶公不敢復辭以覃恩遷通議大夫初神宗皇帝以英偉絕人之資勵精求治凜凜乎漢宣帝唐太宗之上矣而宰相王安石用心過當急於功利小人得乘間而入呂惠卿之流以此得志後者慕之爭先相高而天下病矣先帝明聖獨覺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變雖安石亦自悔恨其去而復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恐法變身危持之不肯改然先帝終疑之遂退安石八年不復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元豐之末天下多故及聖嗣位民日夜引領以觀

新政而進說者以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

事以塞人言公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爲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赦焚拯溺猶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卽改之武帝作鹽鐵權使順輸待法昭帝罷之唐代宗繼宦官公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位三月罷之德宗晚年爲官市五坊小兒暴橫鹽鐵使月進羨餘順宗卽位罷之當時悅服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公以爲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爲先凡所進退皆天下所謂當然者然

東坡集卷十七

行狀

十一

後朝廷清明人主始得聞天下利害之實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歲一闕保馬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軍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其息京東鑄鐵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廣鹽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陝茶以邊用未卽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戶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尙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隸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戶部使尙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爲出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非吾君之子不能行吾君之意時獨免役青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也山陵畢遷公

正議大夫公自以不與顧命不敢當詔不許元祐元年正月公始

得疾詔公與尙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異班再拜而已免舞
蹈公疾益甚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論免役
五害乞直降敕罷之率用熙寧以前法有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
開爲一路一州一縣法詔卽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畧以和戎爲便
用兵爲非時異議者甚衆公持之益堅其後太師文彥博議與公
合衆不能奪又論將官之害詔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
決之又乞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公謂
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爲刻急天下病之乞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
於郡守中舉轉運使提點刑獄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以文學

東坡集卷十七

行狀

十九

德行吏事武畧等爲十科以求天下遺才命文臣升朝以上歲舉
經明行修一人以爲進士高選皆從之拜左僕射疾稍間將起視
事詔免朝覲許以肩輿三日一入都堂或門下尙書省公不敢當
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公肩輿至內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
曰毋拜公恐入對延和殿再拜遂罷青苗錢專行常平糶糴法
以歲上中下孰爲三等穀賤及下等則增價糶貴及上等則減價
糶惟中等則否及下等而不糶及上等而不糶皆坐之時二聖恭
儉慈孝視民如傷虛己以聽公公知無不爲以身任天下之責數

月復病以九月丙辰朔薨於西府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

上亦感淪不已時方躬祀明堂禮成不貨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三日贈太師溫國公綬以一品禮服賻銀三千兩絹四千匹賜龍腦水銀以歛命戶部侍郎趙瞻入內內侍省押班馮崇道護其喪歸塋夏縣官其親族十人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饑渴之嗜飲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郊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爲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不事生產

東坡集卷十七

行狀

二十

賈第洛中僅旋風雨有田三頃喪其夫人質田以塋惡衣菲食以終其身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欲以身殉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公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痲革諄諄不復自覺如憂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旣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三百二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注古文孝經一卷易

說三卷注嚴辭二卷注老子道德論二卷集注太元經八卷大學中庸義一卷集注楊子十三卷文中子傳一卷河外詒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四卷續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初公患歷代史繁重學者不能綜況於人主遂續列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爲通志八卷以進英宗悅之命公續其書置局秘閣以其素所賢者劉 劉恕范祖禹爲屬官凡十九年而成起周威烈王訖五代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載其是非疑似之間皆有辯論一事而數說者必考合異同而歸之一作者異以志之神宗九重其書

東坡集卷十七

行狀

三十一

以爲賢於荀悅親爲製敘賜名資治通鑑詔邇英讀其書賜賴邸舊書二千四百二卷書成拜資政殿學士賜金帛甚厚娶張氏禮部尙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令爲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務郎公歷事四朝皆爲人主所敬然神宗知公最深公思有以報之常摘孟子之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 謂吾君不能謂之賊故雖議論違忤而神宗識其意待之愈厚及拜資政殿學士蓋有意復用公也夫復用公者豈徒然哉將必行其所言公亦識其意故爲政之日目信而不疑嗚呼若先帝可謂知人矣其知之也深

公可謂不負所知矣其報之也大軾從公遊二十年知公平生爲
詳故錄其大者爲行狀其餘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者皆不載諱
狀

東坡集卷十七

行狀

三

蘇廷評行狀

公諱序字仲先眉州眉山人其先蓋趙郡樂城人也曾祖諱新祖
諱祐父諱杲三世不仕皆有隱德自皇考行義好施始有聞於鄉
里至公而益著然皆自以爲不及其父祖矣皇祖生於唐末而卒
於周顯德是時王氏孟氏相繼王蜀皇祖終不肯仕嘗以事遊成
都有道士見之屏語曰少年有純德非我莫知子我能以藥變化
百物世方亂可以此自全因以麪爲蠟皇祖笑曰吾不願學也道
士曰吾行天下未嘗以此語人自以爲至矣子又能不學其過我
遠甚遂去不復見公幼疏達不羈諸書畧知其大義卽棄去謙而

東坡集卷十七

行狀

三

好施急人患難甚於爲己衣食稍有餘輒費用或以予人立盡以
此窳困死於饑寒者數矣然終不悔旋復有餘則曰吾固知此不
能果困人也益不復愛惜凶年鬻其田以濟饑者旣豐人將償之
公曰吾固自有以嚮之非爾故也人不問知與不知徑與歡笑造
木輪發府藏小人以侮欺之公卒不懲人亦莫能測也李順反攻
圍眉州公年二十有五日操兵乘城會皇考病沒而賊圍愈急居
人相視涕泣無復生意而公獨治喪執禮盡哀如平日太夫人憂
甚公強施施解之日勸及公棄蜀城行破矣慶歷中始有詔州

郡立學士驩言朝廷且以此取人爭願效職學中公笑曰此好事

卿相以爲美觀耳戒子孫無與人爭入學郡吏素暴苛綠是大擾
公作詩并譏之以子渙登朝授大理評事慶歷七年五月十一日
終於家享年七十有五以八年二月某日葬於眉山縣修文鄉安
道里先塋之側累贈職方員外郎娶史氏夫人先公十五年而卒
追封蓬萊縣太君生三子長曰瞻不仕亦先公卒次曰渙以進士
得官所至有美稱及去人常思之或以比漢循吏終於都官郎中
利州路提點刑獄季則軾之先人諱洵終於霸州文安縣主簿渙
嘗爲閬州公往視其規畫措置良善爲留數日見其父老賢士大
夫聞人亦喜之晚好爲詩能自道敏捷立成不求甚工有所欲言

東坡集卷十七

行狀

三

一發於詩比沒得數千首女二人長適杜垂裕幼適石揚言孫七
人位份不欺不疑不危軾轍聞之自五代崩亂蜀之學者衰少又
皆懷慕親戚鄉黨不肯出仕公始命其子渙就學所以勸導成就
者無所不至及渙以進士得官西歸父老縱觀以爲榮教其子孫
者皆法蘇氏自是眉之學者日益至千餘人然軾之先人少時獨
不學已壯猶不知書公未嘗問或以爲言公不荅久之曰吾兒當
憂其不學邪旣而果自憤發力學卒顯于世公之精識遠量施于
家聞于鄉閭者如此使少獲從事于世者其功名豈少哉不幸汨
沒老死無聞于時然古之賢人君子亦有無功名而傳者特以世

有知之者耳公之無傳非獨其僻遠自放終身亦其子孫不以告
人之過也故條錄其始終行事大畧以告當世之君子謹狀

東坡集卷十七

行狀

三十五

人安盛世始糾其遺餘晉事大畧以告當世之君子謹狀

碑

眉山蘇軾東坡氏著

表忠觀碑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
臣林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
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
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入都兵
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
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

東坡集卷十八 碑

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

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

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

延及於無辜之民固有子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

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

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

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崑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

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醜血爲池竭天

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視

去其國如去傳今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
詔右扶風脩理其父子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
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
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
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
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脩其祠宇封殖其草
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
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
銘曰

東坡集卷十八 碑

二

天目之山茗水出焉龍飛鳳舞萃於臨安篤生異人絕類羣奮
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日月星晦蒙駭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
誅昌奄有吳越金劵王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落山川左江右
湖控引島巒歲時歸休以燕父老睢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
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
待有德旣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庇忠孝世有
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
昆龍山之陽歸焉新宮匪私於錢惟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

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是時北方之爲佛者皆留於名相囿於因果以故士之聰明超軼者皆鄙其言詆爲蠻夷下俚之說璉獨指其妙與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時士大夫喜從之游遇休沐日璉未盥漱而戶外之屢滿矣仁宗皇帝以天縱之能不由師傅自然得道與璉問荅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書乞歸老山中上曰山卽如如體也將安歸乎不許治平中再乞堅甚英宗皇帝留之不可賜詔許自便璉

東坡集卷十八

碑

三

旣渡江少留于金山西湖遂歸老于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頌詩榜之曰宸奎時京師始建寶文閣詔取其副本藏焉且命歲度僧一人璉歸山二十有三年年八十有三臣出守杭州其徒使來告曰宸奎閣未有銘君逮事昭陵而與吾師游竅舊其可以辭臣謹按古之人君號知佛者必曰漢明梁武其徒蓋常以藉口而繪其像于壁者漢明以察爲明而梁武以弱爲仁皆綠名失實去佛遠甚恭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未嘗廣度僧尼崇俊寺廟于戈斧鑕未嘗有所私貸而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此所謂得佛心法者古今一人而已璉雖以

出世法度人而持律嚴甚上嘗賜以龍腦鉢孟瓊對使者焚之曰
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嘉歎久之銘曰
巍巍仁皇體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傳維道人璉道遙自在禪
律並行不相留礙於穆頌詩我旣其文惟佛與佛乃識其真咨爾
東南山君海王時節來朝以謹其藏

東坡集卷十八

碑

四

上清儲祥宮碑

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臣軾上清儲祥宮成當書其事于石臣軾拜手稽首言曰臣以書命待罪北門記事之成職也然臣愚不知宮之所以廢興與凡材用之所從出敢昧死請乃命有司具其事以詔臣軾始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佐太祖定天下既卽位盡以太祖所賜金帛作上清宮朝陽門之內旌興王之功且爲五代兵革之餘遺民赤子請命上帝以至道元年正月宮成民不知勞天下頌之至慶歷三年十二月有司不戒于火一夕而燼自是爲荆棘瓦礫之場凡三十七年元豐二年二月神宗皇帝始命道十

東坡集卷十八

碑

五

王太初居宮之故地以法籙符水爲民禳禱民趨歸之稍以其力脩復祠宇詔用日者言以宮之所在爲國家子孫地乃賜名上清儲祥宮且賜度牒與佛廟神祠之遺利爲錢二千七百四十七萬又以官田十四頃給之刻玉如漢張道陵所用印及所被服冠佩劔履以賜太初所以寵之者甚備宮未成者十八而太初卒太皇太后聞之喟然歎曰民不可勞也兵不可役也大司徒錢不可發也而先帝之意不可以不成乃勅禁中供奉之物務從約損斥賣珠玉以巨萬計凡所謂以天下養者悉歸之儲祥積會所賜爲錢一萬七千六百二十八萬而宮乃成內出白金六千三百餘兩以

爲香火瓜華之用召道士劉應貞嗣行太初之法命入內供奉宮
陳衍典領其事起四年之春訖六年之秋爲三門兩廡中大殿三
旁小殿九鐘經樓二石壇一建齋殿于東以待臨幸築道館于西
以居其徒凡七百餘間雄麗靖深爲天下偉觀而民不知有司不
與焉嗚呼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
子其道以清淨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
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
用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
母之號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一紫微北極之祀下至

東坡集卷十八

碑

六

於丹藥竒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嘗
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脩其本而未自應故
仁義不施則韶濩之樂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則射鄉之禮不
能以致刑措漢興蓋公治黃老而曹叅師其言以謂治道貴清靜
而民自定以此爲政天下歌之曰蕭何爲法顙若畫一曹叅代之
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其後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清
心省事薄歛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臣觀上與太皇太后所以治
天下者可謂至矣檢身以律物故不怒而威捐利以予民故不藏

而富屈己以消兵故不戰而勝虛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雖黃帝

伏波將軍廟碑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邳離路侯也後伏波
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有秦雖遠通置吏旋復爲夷邳離
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二女子側貳反嶺南震動六十餘
城世祖初平天下民勞厭兵方閉玉關謝西域荒南荒何足以辱
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衽至今矣由此論之兩伏波廟食於
嶺南者均也古今所傳莫能定于一自徐聞渡海適朱崖南望連
山若有若無杳杳一髮耳艤舟將濟眩栗喪魄海上有伏波祠元
豐中詔封忠顯王凡濟海者必卜焉曰某日可濟乎必吉而後敢

東坡集卷十八

碑

八

濟使人信之如度量衡石必不吾欺者嗚呼非盛德其孰能然自
漢以來朱崖儋耳或置或否揚雄有言朱崖之棄捐之力也否
則介鱗易我衣裳此言施於當時可也自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
之人多家於此今衣冠禮樂蓋斑斑然矣其可復言棄乎四州之
人以徐聞爲咽喉南北之濟者以伏波爲指南事神其敢不恭軼
以罪謫儋耳三年今乃獲還海北往返皆順風念無以荅神貺者
乃碑而銘之銘曰

至嶮莫測海與風至幽不仁此魚龍至信可恃漢兩公寄命一葉
萬仞中自此而南洗汝胸撫循民夷必清通自此而北端汝躬屈

信窮達常正忠生爲人英沒愈雄神雖無言意我同

東坡集卷十八

碑

九

昭靈侯廟碑

昭靈侯南陽張公諱路斯隋之初家于潁上縣仁社村年十六中明經第唐景龍中爲宣城令以才能稱夫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罷歸常釣於焦氏臺之陰一日顧見釣處有宮室樓殿遂入居之自是夜出旦歸歸輒體寒而濕夫人驚問之公曰我龍也蓼人鄭祥遠者亦龍也與我爭此居明日當戰使九子助我領有絳綃者我也青綃者鄭也明日九子以弓矢射青綃者中之怒而去公亦逐之所過爲谿谷以達于淮而青綃者投于合淝之西山以死爲龍穴山九子皆化爲龍而石氏壅關洲公之兄爲馬步使者子孫

東坡集卷十八

碑

十

散居潁上其墓皆存焉事見于唐布衣趙耕之文而傳於淮潁間父老之口載于歐陽文忠公之集古錄云自景龍以來潁人世祠之于焦氏臺乾寧中刺史王敬蕘始大其廟有宋乾德中蔡州大旱其刺史司超聞公之靈築祠于蔡旣雨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爲記其事蓋自淮南至于蔡許陳汝皆奔走奉祠景德中諫議大夫張秉奉詔益新潁上祠宇而熙寧中司封郎中張徽奏乞爵號詔封公昭靈侯石氏柔應夫人廟有穴五往往見變異出雲雨或投器穴中則見于池而近歲有得蛻骨于池者金聲玉質輕重不嘗

今藏廟中元祐六年秋旱甚郡守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蘇軾迎

致其骨于西湖之行祠與又曰禱焉其應如響乃益治其廟作碑
而銘之銘曰

維古至人冷然乘風變化往來不私其躬道本於仁仁故能勇有
殺有生以仁爲終相彼幻身何適不通地行爲人天飛爲龍惠于
有生我則從之淮頽之間篤生張公踰歷隋唐顯于有宋上帝寵
之先帝封之昭于一方萬靈宗之哀我頽民處瘠而窮地傾東南
潦水所鍾忽焉歸壑千里一空公居其間拯溺吊凶救療疾癘驅
攘蝱蟲開闔抑揚孰知其功坎坎擊鼓巫師老農斗酒隻鷄四簋
其饒度公之居貝闕珠宮揆公之食瓊醴玉饗何以稱之我愧于
中公之所饗惟誠與恭誠在平格無傷農工恭不在外洗濯厥胸
以此事神神聽則聰敢有不然上帝之恫

東坡集卷十八 碑

峻靈王廟碑

古者王室及大諸侯國皆有寶周有琬琰大玉魯有夏后氏之璜皆所以守其社稷鎮撫其八民也唐代宗之世有比邱尼若憂悅惚見上帝者得八寶以獻諸朝且傳帝命曰中原兵久不解腥聞于天故以此寶鎮之則改元寶應以是知天亦分寶以鎮世也自徐聞渡海歷瓊至儋又西至昌化縣西北二十里有山秀峙海上石峯巖然若巨人冠帽西南向而坐者俚人謂之山胳膊而僞漢之世封其山神爲鎮海廣德王五代之末南夷有知望氣者曰是山有寶氣上達于天艤舟其下斲山發石以求之夜半大風浪駕

東坡集卷十八

碑

十三

其舟空中碎之石峯下夷皆溺死儋之父老猶有及見敗舟山上者今獨有石存焉耳天地之寶非人所得睥睨者晉張華使其客雷煥發鄴城獄取寶劍佩之華終以忠遇旤坐此也夫今此山之上上帝賜寶以奠南極而貪冒無知之夷欲以力取而已有之其誅死宜哉皇宋元豐五年七月詔封山神爲峻靈王用部使者承議郎彭次雲之請也紹聖四年七月瓊州別駕蘇軾以罪譴于儋至元符三年五月有詔徙廉州自念謫居海南三歲飲鹹食腥陵暴颶霧而得生還者山川之神實相之謹再拜稽首西嚮而辭焉且書其事碑而銘之山有石池產紫鱗魚民莫敢犯石峯之側

多荔支黃相得就食持去則有風壺之變其銘曰

瓊崖千里塊海中民夷錯居古相蒙方壺蓬萊此別宮峻靈獨立
秀且雄爲帝首寶甚嚴恭庇厯嘉穀歲屢豐小大道遙遠餒龍鷄
鵝安栖不避風我淨而西今復東銘碑曄然照無窮

東坡集卷十八

碑

十三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闢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正觀開元之盛

東坡集卷十八

碑

十五

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闢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

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

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
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
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
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
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旣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謹趨
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暮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
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審矣軾曰不然公之
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
思之至君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
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
請書其事於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東坡集卷十八

碑

六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
來王天下與濁世掃糝糠西游咸池畧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
逐李杜參翺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
君王要覲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
蛟鱔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詭吟下招遣巫陽曝牲鷄卜羞我
觴於粲荔丹與萑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趙清獻公神道碑

故太子少師清獻趙公既薨之三年其子帆除喪來告于朝曰先臣既葬而墓隧之碑無名與文無以昭示來世敢以請天子曰噶茲予先正以惠術擾民如鄭子產以忠言摩上如晉叔向乃以愛直名其碑而又命臣軾爲之文臣軾逮事仁宗皇帝蓋嘗竊觀天地之盛德而窺日月之末光矣未嘗行也而萬事莫不畢舉未嘗視也而萬物莫不畢見非有他術也善於用人而已惟清獻公擢自御史是時將用諫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流非學術才行備具爲一世所高者不與用之至重故言行計從有不十年而爲近臣

東坡集卷十八

碑

十七

者言不當有不旋踵而黜者是非明辨而賞罰必信故士居其官者少妄而天子穆然無爲坐視其成功幾允消亡而忠良全安此則清獻公與其僚之功也公諱抃字閱道其先京兆奉天人唐德宗世植爲嶺南節度使植生隱爲中書侍郎隱生光逢光裔並掌內外制皆爲唐聞人五代之亂徙家于越公則植之十世從孫也會祖諱曇深州司戶叅軍祖諱湘廬州廬江尉始家于衢遂爲西安人考諱亞才廣州南海主簿公既貴贈曾祖太子太保妣陳氏安國太夫人祖司徒妣袁氏崇國太夫人俞氏光國太夫人考開府儀同三司封榮國公妣徐氏魏國太夫人徐氏越國太夫人公

少孤且貧刻意力學中景祐元年進士乙科爲武安軍節度推官
民有僞造印者吏皆以爲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
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闋歲
舉監潭之糧料歲滿改著作佐郎知建州崇安縣徙通判宜州卒
有殺人當死者方繫獄病癰未潰公使醫療之得不瘦死會赦以
免公愛人之周類如此未幾以越國喪廬于墓三年不宿子家縣
榜其所居里爲孝第處士孫處爲作孝子傳終喪起知秦州海陵
復知蜀州江原還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公獨
左右其政而晦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已出者守得以善去濠守以

廩賜不如法士卒謀欲爲變或以告守恐怖日未夕輒閉門不出
轉運使徙公治濠公至從容如平日濠以無事曾公亮爲翰林學
士未識公而以臺官薦召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號
公鐵面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
力排而絕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誑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就
其德故言事雖切而人不厭温成皇后方塋始命叅知政事劉沆
監護其後及沆爲相而領事如故公論其當罷以全國體復言宰
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且多過失章十二上執中卒罷去王拱辰奉
使契丹還爲宣徽使公言拱辰平生所爲及奉使不如法事命遂

寢復言樞密使王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是時邵必
爲開封推官以前任常州失入徒罪自舉遇赦而猶罷監邵武酒
稅吳克鞫眞卿發禮院吏代書事吏以贖論而克眞卿皆出知軍
呂景初馬遵吳中復彈奏梁適適以罷相而景初等隨亦被逐馮
京言吳克鞫眞卿刁約不當以無罪黜而京亦奪脩起居注公皆
力言其非是必以復職知軍克眞卿約景初遵皆召還京中復皆
許補故闕先是呂秦出守徐蔡襄守泉吳奎守壽韓絳守河陽已
而歐陽脩乞蔡賈黜乞荆南公卽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引去
憂國之士爲之寒心侍從之賢如修輩無幾今皆欲請郡者以正

東坡集卷十八

碑

十九

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脩等由此不去一時名臣賴
之以安仁宗晚歲不豫而太子未定中外恟懼及上旣康復公請
擇宗室賢子弟教育於宮中封建任使以示天下大本已而求郡
得睦睦歲爲杭市羊公爲移文却之民籍有茶稅而無茶地公爲
奏蠲之民至今稱焉移克梓州路轉運使未幾移益兩蜀地遠而
民弱吏恣爲不法州郡以酒食相饋餉衙前治厨傳破家相屬也
公身帥以儉不從者請以爲制坐之蜀風爲之一變窮城小邑民
或生而不識使者公行部無所不至父老驚喜相慰姦吏亦竦以
右司諫召論事不折如前入內副都知鄧保信引退兵董吉以燒

鏡出入禁中公言漢文成五利唐普思靜能李訓鄭注多依宦官以結至假藥術以市姦者也其漸不可啟宋庠爲樞密使選用武臣多不如舊法至有誅於上前者公陳其不可陳升之除樞密副使公與唐介呂誨范師道同言升之交結宦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不省卽居家待罪詔強起之乃乞補外二人皆相次去位公與言者亦罷公得虔州地遠而民好訟人謂公不樂公欣然過家主冢而去旣至遇吏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爲令當自任事勿以事諉郡苟事辦而民悅吾一無所問令皆喜爭盡力虔事爲少獄以屢空改脩鹽法疎鑿澗石民賴其利虔當二廣之

東坡集卷十八

碑

二十

衝行者常自虔易舟而北公間取餘材造舟得百艘移二廣諸郡曰仕宦之家有父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遣當具舟載之至者旣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於道朝廷聞公治有餘力召知御史雜事不闕月爲虔支副使英宗卽位奉使契丹還未至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使相判大名府公欲按視府廬昌朝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事者公雖欲舉職恐事有不應例奈何公曰捨大名則列郡不服矣卽往視之昌朝初不說也前此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足者徒二年州郡不時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公被旨督其事奏言河朔頻歲豐

熟故募不如數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得免而募亦隨足
昌朝乃愧服曰名不虛得矣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公以寬
治蜀蜀人安之初公爲轉運使言蜀人有以妖祀聚衆爲不法者
其首旣死其爲從者宜特黥配及爲成都適有此獄其人皆懼意
公必盡用法公察其無它曰是特坐樽酒至此耳刑其爲首者餘
皆釋去蜀人愈愛之會榮諍除轉運使陞辭上面諭曰趙某爲成
都中和之政也神宗卽位召知諫院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
必更省府不爲諫官大臣爲言上曰用趙某爲諫官賴其言耳苟
欲用之何傷及謝上謂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龜自隨爲政

東坡集卷十八

碑

三

簡易亦稱是耶公知上意將用其言卽上疏論呂誨傳堯俞范純
仁呂大防趙瞻趙鼎馬默皆骨鯁敢言久譴不復無以慰縉紳之
望上納其說郭逵除簽書樞密院事公議不允公力言之卽罷居
三月擢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感激思奮面議政事有不盡者輒
密啓聞上手詔嘉之公與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輔政率以公議
爲主會王安石用事議論不協旣而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臺諫侍
從多以言事求去公言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
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爲
大今不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棄禁近耳目去

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宗廟社稷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
言入卽求去四上章不許熙寧三年四月復五上章除資政殿學
士知杭州公素號寬厚杭之無賴子弟以此逆公皆駢聚爲惡公
知其意擇重犯者率黥配他州惡黨相帥遁去未幾徙青州因其
俗朴厚臨以清淨時山東旱蝗青獨多麥蝗自淄齊來及境遇風
退飛墮水而盡五年成都以成卒爲憂朝廷擇遣大臣爲蜀人所
愛信者皆莫如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然意公必辭及見上曰近
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爲我行乎公曰陛下有言卽法也豈顧
有例哉上大喜公乞以便宜行事卽日辭去至蜀默爲經畧而燕

東坡集卷十八

碑

三

勞閒暇如他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在堂下公好論之
曰吾與汝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爲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慎
畏戢以帥衆比戍還得餘貲持歸爲室家計可也人知公有善意
轉相告語莫敢復爲非者劍州民李孝忠集衆二百餘人私造符
牒度人爲僧或以謀逆告獄具公不畀法吏以意決之處孝忠以
私造度牒餘皆得不死喧傳京師謂公脫逆黨朝廷取具獄閣之
卒無以易也茂州蕃部鹿明玉等蠶聚境上肆爲剽掠公亟遣部
將帥兵討之夷人驚潰乞降願殺婢以盟公使喻之曰人不可用

三牲可也使至已繫婢引弓將射心取血聞公命謹呼以聽事訖

不殺一人居二歲乞守東南爲歸老計得越州吳越大饑民死者過半公盡所以救荒之術發廩勸分而以家貲先之民樂從焉生者得食病者得藥死者得藏下令修城使民食其力故越人雖饑而不怨復徻治杭杭旱與越等其民尤病旣而朝廷議欲築其城公曰民未可勞也罷之錢氏納國未及百年而墳廟堙圯杭人哀之公奏因其所在歲度僧道士各一人收其田租爲歲時獻享營繕之費從之且改妙因院爲表忠觀公年未七十告老于朝不許請之不已元豐三年二月加太子少保致仕時年七十二矣退居于衢有溪石松竹之勝東南高士多從之游朝廷有事郊廟再起

東坡集卷十八

碑

三

公侍祠不至帆通判温州從公游天台鴈蕩吳越間榮之帆代還得見上顧問公甚厚以帆提舉浙東西常平以便其養帆復待公游杭始公自杭致仕杭人留公不得行公曰六年當復來至是適六歲矣杭人德公逆者如見父母以疾還衢有大星隕焉二日而公薨實七年八月癸巳也訃聞天子輟視朝一日贈太子少師十一月乙酉葬于西安蓮華山諡曰清獻公娶徐氏東頭供奉官度之女封東平郡夫人先公十年卒子二人長曰旼終杭州於潛縣令次卽帆也今爲尙書考功員外郎公平生不治產業嫁兄弟之女以十數皆如已女在官爲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墓暴骨及

貧無以歛且墓者施棺給薪不知其數少育於長兄振振旣沒恩報其德將遷侍御史乞不遷以贈振大理評事公爲人和易溫厚周旋曲密謹繩墨蹈規矩與人言如恐傷之平生不畜聲伎晚歲習爲養氣安心之術儵然有高舉意將薨晨起如平時旣待側公與之訣詞色不亂安坐而終不知者以爲無意於世也然至論朝廷事分別邪正慨然不可奪宰相韓琦嘗稱趙公眞世人標表蓋以爲不可及也公爲吏誠心愛人所至崇學校禮師儒民有可與與之獄有可出出之治虔與成都尤爲世所稱道神宗凡擬二郡守必曰昔趙某治此最得其術馮京相繼守成都事循其舊亦曰

趙公所爲不可改也要之以惠利爲本然至於治杭誅鋤強惡姦民屏迹不敢犯蓋其學道清心遇物而應有過人者矣銘曰

蕭望之爲太傅近古社稷臣其爲馮翊民亦有聞黃霸爲潁川治行第一其爲丞相名不迨昔孰如清獻公無適不宜邦之司直民之父師其在官守不專於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言責不專於直爲國愛人掩其疵疾蓋東郭順子之清孟獻子之賢鄭子產之政晉叔向之言公兼而有之不幾於全乎

宋興百三十年四方無虞人物歲滋蓋自秦漢以來未有若此之盛者雖所以致之非一道而其要在於兵不用不久常使智者謀之而仁者守之雖至於無窮可也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警畧無寧歲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攻定武圍高陽不克遂陷德清以犯天雄真宗皇帝用宰相寇準計決策親征既次澶淵諸道兵大會行在虜旣震動兵始接射殺其驍將順國王撻覽虜懼遂請和時諸將皆請以兵會界河上邀其歸徐以精甲躡其後殲之虜懼求哀於上上曰契丹幽薊皆吾民

東坡集卷十八

碑

三五

也何多以殺爲遂詔諸將按兵勿伐縱契丹歸國虜自是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者三十有九年及趙元昊叛西方轉戰連年兵久不決契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爲怯且厭兵遂教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曆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兵旣壓境而使來非時中外忿之仁宗皇帝曰契丹吾兄弟之國未可棄也其有以大鎮撫之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羣臣皆莫敢行宰相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公公卽入對便殿叩頭曰王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爲動色乃以公爲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託足疾不拜公曰吾嘗使比病

臥車中聞命輒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此何禮也英矍然起拜
公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見公傾盡亦不復隱其情遂去
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
塞之公具以聞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
幣且命公報聘既至六符館之反往十數皆論割地必不可狀及
見虜王問故虜王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
何意也羣臣請舉兵而南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
兵未晚也公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
言北兵無得脫者凡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

東坡集卷十八

碑

三六

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旤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
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虜王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
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
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克物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太
半此誰任其旤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
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勝負未可
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
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羣臣何利焉虜
王大悟首肯者久之公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

承矩事在通好前地界水泉勢不得不增城隍皆備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缺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爲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虜大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人命脩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

東坡集卷十八

碑

三七

也本朝長公主出降齋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虜主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授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以晡入見宿學士院一夕易書而行既至虜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遣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公爭不可虜主曰南朝既懼我矣何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本朝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已增幣何名爲懼哉若不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憂

也虜王曰卿勿固執自古亦有之公曰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遣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顏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理哉公聲色俱厲虜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爲獻納公奏曰臣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虜無能爲也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北方無事蓋又四十八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諱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故臣嘗竊論之百餘年間兵不大用者眞宗仁宗之德而寇準與公之功也公諱彌字彥國河南人曾大父內黃令諱處

東坡集卷十八

碑

三八

謙大父商州馬步使諱合荀考尙書都官員外郎諱言皆以公貴贈太師中書令尙書令封鄧韓秦三國公會祖母劉氏祖母趙氏母韓氏封魯韓秦三國太夫人公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懷其文以示王曾晏殊殊卽以女妻之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公曰子當以是進天聖八年公以茂材異等中第授將作監丞知河南府長水縣用李廸辟簽書河陽節度判官事丁秦國公憂服除會郭后廢范仲淹爭之貶知睦州公上言朝廷一舉而獲二過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以來忠言通判絳州景祐四

年召試館職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從王曾辟通判鄆州寶元初

趙元昊反公上疏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又言夏守贊庸人也平時猶不當用而況艱難之際可爲樞密乎議者以爲有宰相氣召還爲開封府推官擢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公言請罷燕徹樂雖虜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政以爲不可公曰萬一北虜行之爲朝廷羞後使虜還者云虜中罷燕如公言仁宗深悔之初宰相惡聞忠言下令禁越職言事公因論日食以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鄜延殺二萬人破金明擒李士斌延帥范雍鈴轄盧守勲閉門

東坡集卷十八

碑

三九

不救中貴人黃德和引兵先走劉平石元孫戰死而雍守勲歸罪於通判計章用都監李康伯皆竄嶺南德和誣奏平降賊詔以兵圍守其家公言平自環慶引兵來援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宜卹其家守勲德和皆中官怙勢誣人冀以自免宜竟其獄樞密院奏方用兵獄不可遂公言大臣附下罔上獄不可不竟時守勲男昭遂爲御藥公奏乞罷之德和竟坐腰斬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上召問具得諸將敗亡狀執政惡之命邊郡禁民擅越闕者公言此非陛下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耳民有急不得

訴之朝則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夏守贊爲陝西都總管又以入

內都知王守忠爲都鈐轄公言用守贊旣爲天下笑而守忠鈐轄
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將吏必恐懼盧守勲黃德和覆車之轍可
復蹈乎詔罷守忠時又用觀察使魏昭昞爲同州鄭守忠爲殿前
都指揮使高化爲步軍都指揮使公言趙昞乳臭兒必敗死守忠
與化故親事官皆奴才小人不可用詔遣侍御史陳洎往陝西督
脩城且城潼關公言天子守在四夷今城潼關自關以西爲棄之
耶語皆侵執政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公言知
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二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
以付學士公言此宰相偷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乞與廷辯

東坡集卷十八

碑

三

又言邊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用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
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叅知樞密院事今兵興宜使宰相以故
事兼領仁宗曰軍國之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
內降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且書其檢宰相以內降納上前曰恐
樞密院謂臣奪權公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時西夏首領
吹同乞砂吹同乞山各稱爲將相來降補借奉職羈置荆湖公言
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書公
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公嘆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更

極論之上從公言以宰相兼樞密使除鹽鐵判官遷太常丞史館

脩撰奉使契丹二年改右正言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僞牒爲僧者事覺乃堂吏爲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吏公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卽居此無爲近名公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執政滋不悅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陽脩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留公不報使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尋遷翰林學士公見上方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乎慶曆三年三月遂命公爲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

東坡集卷八

碑

三十一

授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七月復除樞密副使公言虜旣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虜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耻坐薪嘗膽不忘脩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除前命時元昊使辭羣臣班紫宸殿門上俟公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德象諭公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時晏殊爲相范仲淹爲參知政事杜衍爲樞密使韓琦與公副之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爲諫官皆天下之望魯人石介作慶曆聖德詩歷頌羣臣皆得其實曰維仲淹弼一夔一契天下不以爲過公旣以社稷自任而仁宗責成於

公與仲淹望太平於朞月之間數以手詔督公等條具其事又開
天章閣召公等坐且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爲者遣中使二人更往
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十
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
弊爲本欲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
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而不臣公言契丹臣元昊而我
臣則契丹爲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七月契
丹來告舉兵討元昊十二月詔册元昊爲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
以俟虜使公曰若虜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旣至則恩歸契丹

矣從之是歲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呆兒族於河東爲
近上問公曰虜得無與元昊襲我乎公曰虜自得幽薊不復由河
東入寇者以河北平易富饒而河東險瘠且虞我出鎮定擣燕薊
之虛也今兵出無名契丹大國決不爲此就使妄動當出我不意
不應先言受禮雲中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以困中國今契
丹背約結好於我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虜築威塞州以備之
呆兒屢殺威塞人虜疑元昊使之故爲是役安能合而寇我哉或
請調發爲備公曰虜雖不來猶欲以虛聲困我若調發正墮其計
臣請任之虜若入寇臣爲罔上且誤國上乃止虜卒不動公謂契

丹異曰作難必於河朔旣上十三策又請守一郡行其事小人怨公不已而大臣亦有以飛語讒公者上雖不信公懼因保州賊平求爲河北宣撫使以避之使將還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讒者不已罷安撫使歲餘讒不驗加給事中移知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賙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奏請使他日得

東坡集卷十八

碑

三

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流民死者爲大家塋之謂之叢冢自爲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爲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卽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饑民聚爲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爲法至于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人矣王則據貝州叛齊州禁兵馬達張青與姦民張握等得劍印于妖師欲以其衆叛將屠城以應則握之壻楊俊詣公告之齊非公所部

恐事泄變生時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公度從訓可使卽以事
付從訓使馳至郡發吏卒取之無得脫者且自劾擅遣中使罪仁
宗嘉之再除禮部侍郎公又懇辭不受遷資政殿大學士以明堂
恩除禮部侍郎徙知鄭州又徙蔡州加觀文殿學士知河陽遷戶
部侍郎除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兼河東經畧安撫使至和二年召
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
士大夫相慶於朝仁宗密覘知之歐陽脩奏事殿上上具以語脩
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憂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
憂卜也哉脩頓首稱賀仁宗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恐文彥博

東坡集卷十八

碑

三

與公等直入問疾內侍止之不可因以監視禳禱爲名乞留宿內
殿事皆闕白而後行禁中肅然嘉祐三年加禮部尙書昭文館大
學士監脩國史公之爲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
間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賦役不均遣使分道
相視裁減謂之寬郵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省刑獄天下便之
六年丁秦國太夫人憂詔爲罷春燕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公以
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仁宗待公而爲政五遣使起之卒不
從命天下稱焉英宗卽位拜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戶部

尙書逾年以足疾求解機務章二十上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判河陽封祈國公公立上章句使相且言真宗以前不輕以此授人仁宗卽位之初執政欲自爲地故開此例終仁宗之世宰相樞密使罷者皆除使相有不稱職有罪者亦然天下非之今陛下初卽位願立法自臣始不從神宗卽位改鎮武寧軍進封鄭國公公又乞罷使相乃以爲尙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召赴闕公以足疾固辭復判河陽熙寧元年移汝州且詔入覲以公足疾許肩輿至殿門上特爲御內東門小殿見之令男紹隆入扶且命無拜坐語從容至日昃賜紹隆五品服再對上欲留公爲集禧觀使力辭赴郡明年二月除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

東坡集卷十八

碑

三十五

學士賜甲第一區皆辭不受復拜左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旣至未見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公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治亂之機也言不可以不速救卽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羣臣請上尊號及作樂上以久旱不許羣臣固請作樂公又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恐上以同天節虜使留上壽故未斷其請臣以爲此

盛德事正當以示夷狄乞并罷上許從之卽日而雨公又上疏願

益威天戒遠茲佞近忠良上親書谷詔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取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
是戒更願公不肖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公既
上疏謝復申戒不已願陛下待羣臣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
爲用捨公始見上上問邊事公曰陛下卽位之始當布德行惠願
二十年口不言兵因以九事爲戒八月以疾辭位拜武寧軍節度
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復以老請改亳州時方行青苗息
錢法公以謂此法行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願請
者皆貧民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舉常平倉趙濟劾公以

東坡集卷十八

碑

三六

大臣格新法行當自貴近者始若直而不問無以令天下乃除左
僕射判汝州公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
之尋請老拜司空復武寧節度及十章事進封韓國公致仕公雖
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又趾叛詔郭逵等討之公言海
嶠嶮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詔逵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
爭河東地界上手詔問公公言熙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東地界
決不可許元豐三年官制行改授開府儀同三司是歲故叅知政
事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至和三年仁宗弗豫其父堯臣嘗與文

彥博劉沆及公同決大策乞立儲嗣仁宗許之會翊日有彗故繼

其事無復知者以其父堯臣所撰詔草上之上以問彥博彥博
言與同老合上嘉公等勲績如此而終不自言下詔以公爲司徒
且以其子紹京爲閣門祗候六年閏六月丙申薨于洛陽私第之
正寢享年八十手封遺表使其子上之世莫知其所言者上聞訃
震悼爲輟視朝內出祭文遣使致奠所以賻卹其家者甚厚贈大
尉諡曰文忠十一月庚申塋于河南府河南縣金谷鄉南張里公
之配曰周國夫人晏氏後公四年卒子男三人曰紹庭朝奉郎曰
紹京供備庫副使後公十月卒曰紹隆光祿寺丞早卒女四人長
適保寧軍節度使比京留守馮京卒又以其次繼室封安化郡夫

東坡集卷十八

碑

三七

人次適承議郎范大琮次適宣德郎范大珪孫男三人定方承事
郎直清承奉郎直亮假承務郎公性至孝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幼
賤必盡敬氣色穆然終身不見喜愠然以單車入不測之虜廷詰
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之屈所謂大勇者乎其好善疾
惡蓋出於天資常言君子小人如水炭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
用則小人必勝薰蕕雜處終必爲臭其爲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
老居家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
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
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薄扇千跂萬輒必勝而後已小人

復勝必遂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爲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其爲文章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有文集八十卷天聖應詔集十一卷諫垣集三卷制草五卷奏議十三卷表章三十卷河北安邊策一卷奉使錄四卷青州振濟策三卷平生所薦甚衆尤知名者十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張瓌石介孫復吳奎韓維陳襄王鼎張昞之杜杞陳希亮之流皆有聞於世世以爲知人元祐元年六月有詔以公配享神宗皇帝廟廷明年以明堂恩加贈太師紹庭請于朝曰先臣墓碑未立願有以寵綏之上爲親篆其首曰顯忠尙德之碑且命臣賦撰次其事謹拜手稽首而獻言曰世未嘗無賢也自

堯舜三代以至于今有是君則有是臣故仁宗英宗至于神考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則天畀以人光明偉傑有如公者觀公之行事而味其平生則三宗之盛德可不問而知也古之人臣功高則身危名重則謫生故命世之士罕能以功名終始者臣觀三宗所以待公全其功名而保其終始蓋可謂至矣方契丹求割地上命宰相歷問近臣孰能爲朕使虜者皆以事辭免公獨慨然請行使事既畢上欲用公公逸巡退避不敢居而向之辭免者自耻其不行則惟公之怨比而讒公無所不至及石介爲慶曆聖德詩天下傳

誦則大臣疾公如仇構以飛語必欲致之死地仁宗徐而察之盡

辨其誣卒以公爲相及英宗神宗之世公已老矣勲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已聽公西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爲中國輕重然一趙濟敢搖之惟神宗日月之明知公愈深公雖請老有大政事必手詔訪問又追論定策之勲以告天下寵及其子孫然後小人不敷復議雍容進退卒爲宗臣古人有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豈不然哉公旣配食清廟宜有頌詩以昭示來世其詞曰五代八姓十有二君四十四年如絲之棼以人爲媼以殺爲僂兵交兩河腥聞于天上帝厭之命我祖宗畀爾鑪錘往銷其鋒孰謂民遠我聞其呻寧爾小忍無殘我民六聖受命惟一其心敕其後人帝命是承勿

東坡集卷十八

碑

三九

剽別人矧敢好兵百三十年諱兵與刑惟彼此戎謂帝我驕帝聞其言折其萌芽篤生萊公尺筆笞之旣服旣馴則擾綏之堂堂韓公與萊相望再聘于燕北方以寧景德元禊始盟契丹公生是歲天命則然公之在母秦國寤驚旌旗鶴鴈降克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公天欲赦民公啟其衷北至燕然南至于河億萬維生公手撫摩水潦荐饑散流而東五十萬人仰哺于公公之在內自泉流瀕其在四方自葉流根百官維人百度惟正相我三宗重華協明帝謂公來隕星其堂有墳其丘公豈是藏維嶽降神今歸不留臣

軾作頌以配崧高

趙康靖公神道碑

代張文定公作

宋有天下百二十有五年六聖相師專用一道曰仁不雜他術刑以不殺爲能兵以不用爲功財以不聚爲富人以不作聰明爲賢雖有絕人之材而德不至終不大用六聖一心守之不移故自建隆以來至于今卿相大臣號多長者詎人之功忘人之過含垢匿瑕犯而不校以爲常德是以四方又安兵革不試民之戴宋有死無二自漢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盛者此六聖之德而衆長者之助也易曰師貞丈人吉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

東坡集卷六

碑

四

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故太子少師趙公服事三朝四十餘年其德合於易之所謂丈人詩之所謂老成書之所謂一介臣者公諱槃字叔平其先河朔人也徙於宋之虞城七世矣曾祖著後唐國子毛詩博士贈太師中書令妣劉氏楚國太夫人祖惠宋州楚丘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韓國公妣李氏燕國太夫人父幹尙書駕部員外郎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魯國公妣張氏魯國太夫人高氏唐國太夫人公七歲而孤篤學自力年十七舉進士當時聞人劉筠戚綸黃宗旦皆稱其文詞必顯於時而其器識宏遠則皆自以爲不及當赴

禮部試楚守胡台儀釀黃金以贈之公不受天聖五年擢進本第
三人授將作監丞通判海州歸見父老故人幅巾徒步人人至其
家召試學士院除著作郎集賢校理出知漣水軍公爲進上時鄧
餘慶守漣水館公於官舍以教其子餘慶所爲多不法公譏去數
月餘慶以贓敗及公爲守將至或榜其所館曰豹隱者賦詩三十
餘人歲饑公勸誘富民得米萬石所活不可勝數漣水有魚池利
入公帑歲殺魚十餘萬公始罷之作放生碑池上移守通州入爲
開封府推官奏事殿中賜五品服且欲以爲直集賢院宰相以例
不可出知洪州屬吏有鄭陶饒真者挾持郡事肆爲不法前守莫

東坡集卷八

碑

四

能制州有歸化兵皆故盜賊配流已而選克者與與郡人胡順之
共造飛語以動公曰歸化兵得廩米陳惡有怨言不更給善米且
有變公笑不答會歸化卒有自容州戍所逃還犯夜者公卽斬以
徇收陶下獄得其姦贓且奏徙真歙州一郡殷栗城西南隅當大
江之衝水歲爲民患公建爲石堤高丈五尺長二百丈用石九千
段取之有方民不以爲勞明年夏堤成而水大至度與城平恃堤
以全至于今賴之遷刑部員外郎同知宗正寺出知青州改直集
賢院賦稅未入中限赦縣不得輒催科是歲夏稅先一月辦坐失
舉張誥奪官罷歸起監密州酒徙楚州糧科院以郊赦還官職知

濠州山東大賊李小二過境上告人曰我東人也公嘗爲青州東人愛之如父母我不忍犯遂宓廬壽犬牙不入境召脩起居注朝廷欲用脩玉牒久之除歐陽脩起居注朝廷欲驟用脩而難於躡公公聞之乃請郡自便以爲天章閣待制賜三品服糾察在京刑獄遷兵部員外郎遂知制誥勾當三班院會郊禮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乞以母封郡太君宰相謂公學士擬封不久矣公曰母年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爲榮許之後遂以爲例改知審官院判祕閣與高若訥同判流內銓若訥言往嘗知貢舉聞母病不得出幾不能生公夔然卽請郡以便親宰相謂公曰旦夕爲學

東坡集卷六

碑

聖

士可少待也公不聽遂除蘇州明年丁母憂服除召入翰林爲學士知貢舉館伴契丹泛使遂報聘焉會獵于興雲山之西請公賦詩詩成契丹主親酌玉盃以勸公且以素扇授其近臣劉六符寫公詩置之懷袖使還加侍讀學士歷右司郎中中書舍人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姦人冷清詐稱皇子遷之江南公曰清言不妄不可遷若詐亦不可不誅詔公與包拯雜治之得其實乃誅清李叅爲河北轉運使職事辦治進秩三等且官其一子郭申錫爲諫官爭之曰叅職事所嘗辦無功不可賞上怒欲罪申錫公言陛下始卽諭申錫毋面從吾過今黜之何以示天下乃止以龍圖閣學士禮

部侍郎知鄆州徙南京留一拜御史中丞中官鄧保吉引剝員董吉燒銀禁中公力言其不可以遂出之又言張茂實不宜典兵衛未行會公拜樞密副使復言之乃出茂實知曹州拜叅知政事方是時皇嗣未立天下以爲憂仁宗始命英宗領宗正公言宗正未足爲重遂與執政建言宜立爲皇太子從之英宗卽位遷戶部侍郎又遷吏部熙寧初遷左丞公年七十矣求去位不許章數上乃以爲觀文殿學士吏部尙書知徐州遂請老不已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爲事集古今諫爭爲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上甚喜賜詔曰士大夫請老而去者皆以聲

東坡集卷八

碑

四三

問不至朝廷爲高得卿所奏書知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材未嘗一日忘也當置坐右以時省閱上祠南郊明堂率嘗召公陪祀每辭以老疾間嘗一至都下亦以足疾辭不入見詔中貴人撫問二府就所館宴勞之累階至特進勳上柱國封天水郡開國公賜號推忠保德翊戴功臣元豐初省功臣號三年官制改解特進六年正月十五日薨于永安坊里第享年八十八轍視朝一日贈太師諡康靖前作遺範以戒子孫纖悉必具以某年月日墓于宋城縣天巡鄉地與日皆公所卜也娶李氏封汝陰郡夫人先公二十五年卒于鄆州子榮緒中丞敦緒將作監主簿皆早亡元緒

宣德郎公緒校書郎女二人長適光祿寺丞王力臣幼適朝奉大夫程嗣恭孫男四人嗣徽通直郎嗣真宣德郎嗣賢試校書郎嗣光未命曾孫男六人韡太廟齋郎餘未名公爲人樂易深中恢然偉人也平生與人實無所怨怒非特不形於色而已專務掩惡揚善以德報怨出於至誠非勉強者天下稱之庶幾漢劉寬唐婁師德之徒云始歐陽脩躡公爲知制誥人意公不能平及脩坐累對詔獄人莫敢爲言公獨抗章言脩無罪爲仇人所中傷陛下不可以天下法爲仇人報怨上感悟脩以故得全公旣老脩亦退居汝南公自睢陽往從之游樂飲旬日蘇舜欽爲進奏院以羣飲得罪

東坡集卷

六

碑

四

公言與會者皆一時名人

言舉而棄之失士大夫望非朝廷福張

誥以贓敗竄海上公坐貶

累年而憐誥終不衰間使人至海上勞

問賜給之代馮浩爲鄆州

吏舉按浩侵用公使錢三十萬當以浩

職田租賞官公曰浩吾同年也且知其貧不可以已俸償之公所

爲大畧如此至於敦尙義舊墓死養孤蓋不可勝數余於公爲里

人少相善也退而老於鄉日從公游蓋知之詳矣元緒以墓碑爲

請義不可以辭銘曰

維古仁人仁義是圖仁近於弱義近於迂謂其功利夢計有餘在

漢孝文發政之初欲以利口登進嗇夫有臣釋之實矢厥謨世謂

漢孝文發政之初欲以利口登進嗇夫有臣釋之實矢厥謨世謂

請義不可以辭銘曰

維古仁人仁義是圖仁近於弱義近於迂謂其功利夢計有餘在

漢孝文發政之初欲以利口登進嗇夫有臣釋之實矢厥謨世謂

漢孝文發政之初欲以利口登進嗇夫有臣釋之實矢厥謨世謂

請義不可以辭銘曰

長者絳侯相如皆訥於言有口若無豈效此子喋喋巧諛帝用感
悟老成是親清淨無爲鑒于暴秦歷祀四百世載其仁赫赫我未
以聖繼神於穆仁宗如歲之春招延朴忠屏遠佞人豈獨左右刑
于庶民維時趙公含德不發如圭如璧如金如錫置之不愠用之
不憚帝嘉其心長者之傑遂授以政歷佐三葉濟于艱難不慮不
跋公在朝廷靖恭寡言不忤不求孰知其賢望其容貌有耻而悛
薄夫以敦鄙夫以寬今其亡矣吾誰與存作此銘詩以詔後昆

東坡集卷十八

碑

四五

司馬溫公神道碑

上卽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敘民安其生風俗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爲忠厚人人自重恥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爲寇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傾鬼章青宜結闕下夏人十數萬寇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兀征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黃河始決曹村旣築靈平復決小吳橫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

東坡集卷十八

碑

碑六

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臣軾上與太皇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中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眇然如顏子之

在陋巷纍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已仇而疾之者莫不斂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慎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擊跽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遼人救其邊吏曰中

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葬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炷菊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

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漚可以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况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任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曆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

東坡集卷十八

碑

碑

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會祖妣薛氏祖妣皇甫氏妣聶氏皆封溫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爲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帝爲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爲民患及內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避之事神宗皇帝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爲邊患已而果然觀帝不受尊號遂爲萬世法及王安石爲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

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爲重帝以公爲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爲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畱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卽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爲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拜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凜凜乎嚮至治矣而公臥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於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

東坡集卷

碑

四

視朝贈太師溫國公謚以一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爲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於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爲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槩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於卿大夫相與爲賓師朋友道

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已則親之異已則疎之未

有聞過而喜受誨而不怒者也而況於君臣之間乎方颺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爲左右輔弼之臣至爲敘其所著書讀之於邇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既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帝爲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於疊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先帝而紹宗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爲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亡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孫專享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旣書其事乃拜稽首而作詩曰

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堯之初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擇相我興授之其相惟何大師溫公公來自西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二聖忘已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旣相司馬爾賈於途我耕於野士曰時哉旣用君實我後子先時

不可夫公如麟鳳不鷲不搏羽毛畢朝雄狡率賡爲政一年疾病
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于異識公于微匪公之思神考是
懷天子萬年四夷來同薦于清廟神考之功

東坡集卷十八

碑

五十一

